

經籍門

隱威 莊閔 僖文 宣成 襄昭 定哀 雜辨

三傳總論 隱成 莊僖 文成 襄昭 定哀

諸史門

史記 左傳史記前漢書 史記前漢書 史記前後漢書

前漢書 左傳荀悅漢紀 荀悅漢紀

前後漢書

後漢書

羣書考索續集

卷十二之十四



群書考索卷十二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集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經籍門

春秋之隱公

魯何以得稱元

劉炫數何休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若然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託王於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正義

何以黜周王魯

經書春王三月王即周平王也月即周正也公及邾儀父公即魯隱公也魯用周正則魯事周矣天子稱王諸侯稱公魯尚稱公則號不改矣



春秋之文安在黜周王魯乎若黜周王魯則魯宜稱王周宜稱公此言周王而魯公知非黜周而王魯也孔子之作春秋本欲興周非黜周也

春秋何以不取隱

古者君薨嫡子立無嫡子則庶長立仲子者惠公之繼室而威公之母也諸侯無再醮則仲子不當稱夫人威公不得為嫡也威公不得為嫡則與隱公尊卑等爾正以長幼為先後爾然而惠公有命為大夫群臣可以莫從而隱公則不可以莫之從也惠公薨群臣以國難立長君隱於是時可謂難矣將為社稷計則先君之命有不及將從先君之命則非徒不可以即位亦不可以攝也周公攝政抱成王而朝諸侯矣未嘗稱王也然猶七年而復子明辟隱公之攝十一年矣口誦立威之言而征伐盟會身自專之一旦干賞蹈利之人媒孽其間則威公非特患其不立也且有懼焉以為隱公必將殺已而終有其國也故隱公不得遂其愛威之心而威終蹈於大惡不義皆隱公之所由致也故學春秋者之無取隱公也

正義

春秋何始魯隱公

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祿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

杜預春秋序

辨春秋始隱之意

洪曰文王武王都豐鎬是為西周平王都河南是

為東周西周之書有誥命存其詩有雅頌存盛德大業炳如也唯東周賞罰綱紀不可攷聖人欲為之書則東遷周事也夫子陪臣有不當為故用魯以名其書耳武王克商歲在己卯隱公即位歲在己未其相去蓋由四百一年也周家之興歷年八百夫子以前四百載事託之詩書以後四百載事託之春秋而隱公元年實為後四百始年此春秋所以不得不始隱也名雖始隱而意在周故未嘗盡錄平王之政而實承平王末年雖未嘗記東遷之始而實具東遷於末則亦聖人以此預示其明歟說者以為春秋之意欲始平王按平王三年



惠公即位果如是說則春秋當始惠公矣說者又以為春秋始隱賢其遜國按隱公生不復辟死不成攝果如是說則隱不當稱公矣然則春秋始隱之意斷若是歟

八年魯鄭易田

春秋隱公八年書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枋庚寅我入枋左氏傳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祀周公以太山之枋易許田鄭伯使宛來歸枋不祀泰山也杜預釋之曰許田近許之田成王賜周公許田以為朝宿之邑宣王賜母弟鄭威公助祭於泰山湯沐之邑在枋今魯郊各從本國取近之宜故以枋易許田

辨左氏之說為謬林曰魯郊易田後世因左氏之說以罪二國不復顧天子巡狩諸侯朝覲之禮予究其寔不然此蓋左氏見是年鄭以枋予魯威公元年魯以許田予鄭又見魯頌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則遂以為許魯地也魯不知許有二詩所謂許者周公舊封也春秋所謂許田者許國之地也如經書築臺于秦仲遂至黃乃復秦與

黃俱魯地而諸侯之國亦有秦與黃也不可以許田即為魯舊地而生易田之說且文武之子孫孰非有功而親者使皆有朝宿湯沐之邑中國何地以處之此不然也故之地志今許州許昌郡古許國也見有許田縣則許田是許也田如邾田之類何得以為魯地近許之田乎是又不然也况初今在沂州瑯琊郡有枋城去泰山為遠安得為鄭人助祭湯沐之邑借如彼說時鄭莊公方強此年既以枋歸魯必欲急許田隱公何得終其身不歸之及威公之立始以璧假之何哉况神不散非祀民不祀非族鄭伯雖愚釋泰山之祀而為魯祀周公非人情之甚也聖人脩經欲令後世明知不待三傳然後著使誠有易田之事但曰歸枋入枋無乃大隱而不可知乎不知枋者乃鄭人嘗所侵有之地而近於魯今歸我者鄭人思以結魯之援六年既來於平恐魯之好未固謂隱公可以為援也故以枋地予之鄭歸而魯入然後二國之黨固矣予嘗疑枋在沂州為魯地經不書魯失枋之由或在春秋之前也續故之枋即近魯非本魯地也若本魯地經



但當書鄭伯使宛來歸枋足矣不當經書曰庚寅我入枋據齊人歸我濟西田經不書我入謹闡蓋魯之故地既失復得何用書入乎今枋特書曰我入枋則見魯公貪鄭之賂非可入而入故也若乃許田既非魯之舊封何得有是乎曰此春秋之微義隱公既交齊鄭十年乃相與伐宋而取郟枋十一年乃合齊鄭伐許而有其地蓋魯之有許田自入許之年始伐宋之謀本於齊鄭故經書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會者謀出於彼也入許之師出於隱公故經書公及齊人鄭人入許父者謀主於我也然許田近鄭而遠於魯魯人雖有之鄭人之所欲也時隱公尚強鄭人雖欲得之而未能與魯爭迨一旦威公篡隱鄭莊乘間直至于魯之垂以求許田名為璧假宜以脅取之也威公不義方懼諸侯之討宜不敢不與也自是許之土地為鄭所有許田此不見經至鄭莊死忽突爭國鄭國大亂許叔始得乘隙而入許復有其國經於威十五年書鄭突奔蔡鄭忽歸于鄭繼書許叔入于許其旨隱而甚明由是鄭人無時不伐許必欲得其故地許人

凡四遷以避之而卒不免迨春秋之末經書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得已許鄭之事蓋由鄭莊嘗假許田於魯故也攷之春秋許之源流而興亡若是何得如左氏傳會之說妄設易田之事乎左氏為許田之說既誤後又覺有許叔入許之事乃於隱十一年公及齊鄭入許設辭謂齊侯以許遜公公以與鄭人鄭伯使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蓋為後張本也不知鄭之得許乃在於假璧之年何得於隱公之時已有之學者之於春秋不究源流本末期於自得而惟隨三傳東西若是者豈少耶

### 威公

威公何以不書王

春秋一書書王正月者九十三王二月者二十一王三月者一十九無事首時亦冠以王之一字而獨以威公不書王穀梁以為威無王故春秋不書然既曰無王矣而元年又書者何耶穀梁曰元年前有王所以始威也此說近之



莊公

盟扈何以書日

公羊莊二十三年盟扈曰危之也何危爾我武言魯莊有巧貳之行僖九年盟葵丘曰危之也何危爾齊侯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穀梁莊二十三年盟扈范曰魯莊怠棄國政憂危是伯王降心與之盟得免初罪臣子喜而錄之故曰儀九年盟葵丘傳曰美之也范氏云威德極而將衰自此不復盟矣

閔公

元年書季子來歸

嗚呼春秋之於褒貶忠且恕也愛不隱其惡憎不減其善季子子之過過也而聖人賢之何也曰賢之將以責其備而譏之也君子之觀過各於其黨斯可知矣善不勝其過則聖人書其過過不勝其善則聖人書其善何也夫孟女之子般叔姜之子開莊公無嫡嗣而愛孟女欲立其子問嗣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也而季友以公命使醜之公薨季子立

子般為君夫立子般忠也殺叔牙義也忠與義人臣之大分而季子寔有之不亦善乎故書曰季子者賢之之辭也父與哀姜私而欲立其嫡之子開使圍人榮殺魯公子般於黨氏季子之其力不能勝而奔陳國人思其忠義以平內亂而慶父卒立子般為君是為閔公閔公立元年秋八月及齊侯盟于落姑以納季子書曰來歸者喜之之辭也魯人意也然則魯人喜之春秋貴之而復何譏也曰譏其不能弭亂討賊也何以見之曰於元年書季子來歸而二年書公薨書慶父出奔見之也何也季友之賢國人待之以為輕重安危閔公之請復也既歸矣而不能誅慶父使賊復得弑閔公此其過一也慶父既弑閔公矣又不能討賊而平之使復得奔于莒此其過二也夫二者豈國人思之之心而閔公復之之志也然則於元年書季子來歸而二年書公薨書慶父出奔聖人之微意可知矣故曰賢蓋將以責其備而譏之也過不勝其善者也三傳之所謂賢所謂貴所謂善者皆是矣而未及所謂譏之者故愚得詳其說焉



三年書告禘莊公

周曰古者大祭曰禘禘者言所以審禘昭穆也天子之事也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見其祭之大者也又曰禮不王不禘以見此諸侯不得有者也而閔公用之嗚呼用於周公可也用於莊公不可也何也昔者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外則郊社內則禘嘗魯之用禘所以崇周公也所以尊周也閔公用於莊公者僭也禮莫重於祭禘者祭之大者也節莫差於僭僭其禘者僭之大者也不以親親害尊尊春秋之義也而閔公遂滅其尊是無天也無天而行其能君乎雖然閔公之僭有漸周公而禘其兆之乎禮法國之紀綱所以限尊卑也諸侯而行天子之禮豈周公之意也然則成王之寵周公也所以開魯也嗚呼春秋之世諸侯亂天子大夫亂諸侯亂天子者天子也非諸侯也亂諸侯者諸侯也非大夫也然則防微杜漸可不謹乎哉夫子之志在春秋也蓋為後世作也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告禘于莊公者非禮也古者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謂之禘然

則未三年而禘非禮也故書日者所以明其未三年也書吉者所以明其不宜吉者也然而作傳者言之詳矣而皆未及未所謂禘之僭也

僖公

齊威葵丘之會

僖公九年夏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文武胙彤弓矢大路秋盟諸侯于葵丘威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是威公之於葵丘夏會而秋盟一時之事也然則威公圖伯經營出入上下三十年間斯已勞矣然自服強楚之後行志已盈不能朝于京師或致王世子于首止或致宰周公于葵丘其惡可知矣

文公

魯卿何以不貶

元年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注禮卿不會公侯而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者體例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而已

齊僖公何以書



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注大事禘也躋亦也僖公闕公庶  
凡繼闕而立廟坐宜次闕下今并在闕上故書而譏之特未應吉禘而  
於大廟行之其譏以明徒以逆祀故特大其事異其文也

宣公

書不郊猶三望

三年春王三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辨魯僭天子禮林曰夫子傷周之衰禮樂自諸侯出其言魯之郊禘  
則有周公其衰之歎豈有天子郊天諸侯亦郊天子望祀山川諸侯  
亦望天子禘祖之所出諸侯亦禘使諸侯亦可行則聖人不以禮樂  
自諸侯出為傷自夫子沒漢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  
子之禮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說所以諸儒不以魯郊為非然周郊於  
冬至而魯用之於春蠶天子四望而魯三之名為後時降殺但竊郊  
望之名也已有罪矣

辨春秋責魯之深大抵魯人秉周室之衰其僭擬無所不至是以天

子之祭郊望與禘皆僭行之然天不可誦神明有知其肯享非魯之  
祭也哉季氏旅於泰山夫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泰山有知必  
不享魯氏之祭矧卜帝而可誦乎宜乎至於三卜四卜五卜不從龜  
鼠屢食其牛可見天心之不享也魯人曾不知得罪於天雖屢卜不  
從而猶三望雖牛死而改卜牛甚者至於郊用可知僭擬之心不能  
自已聖人發憤作春秋書其因變故而不知其幾也深味聖師之旨曰猶三望  
從牛死傷而肆意於僭者又不知其幾也深味聖師之旨曰猶三望  
曰乃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

稅畝何以書初

十五年秋初稅畝注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

故哀公曰二吾猶不遂以其常故曰初

成公

作丘甲何以書

元年三月作丘甲注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



戎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為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二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立出之譏重飲故書鄆陵之戰書晦

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公羊春秋不書晦者越盟矣戰是也朔有事則書霄石泓戰是也晦有事不書重始而終自正也僖十五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廣成十六年甲午晦戰于鄆陵然則書之者傳曰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

襄公

武仲如晉何不書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注公頻與晉侯外會今各將罷還魯之守卿遣武仲為公謝不敏故不書

會于宋曷先侯

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宵許人曹人于宋注按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

皆不為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所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飲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士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

春無水何以書

二十有八年春無水注前年知其再失閏顛置再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水為灾而書

昭公

鸚鵡來巢何以書

二十五年夏有鸚鵡來巢注此鳥穴居不在其界故曰來巢非常故書

黑肱濫奔不書邾

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注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虞縣不書鄙史

闕文

城成周曷不書盟

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注世叔申世叔儀孫也國參子莖之



子不書盟時公在外未及告公公已薨

定公

齊人歸魯侵田

林曰定公十年春秋書曰公會齊侯于夾谷繼以齊人來歸謹龜陰田左氏謂齊黎彌使萊人以兵却魯侯孔子相定公使士兵之齊侯將事公孔子辭意以為齊服義故來歸田公羊之說則曰孔子行乎李孫三月不違齊人來歸田穀梁又曰兩君相揖齊人鼓譟欲執魯君孔子止之故歸齊田也至司馬遷作史記乃曰齊請奏四方之樂孔子以為夷狄之樂何為至此景公麾去之齊有司乃請奏宮中之樂孔子使有司誅之景公歸而怒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其後楊雄因其說曰齊人章章歸其侵疆自是幾千年無不信之借如此說聖人修春秋自書其功已非人情矣

辨三傳設事亂經設者必欲謂夫子嘗為大夫於功必有其功夫子雖暫為大夫遭定公之孱懦三家之專肆未幾齊歸女樂即致政而

去歸田之事於聖人何與不知此自為當時諸侯喜怒無常與之際則橫見侵奪與之好則侵地復歸此年魯與齊隙齊國夏伐我者再公亦當加兵于齊逮是年及齊平為夾谷之好會齊人於魯服已故鄭謹龜陰之侵地復歸于我亦如宣公之時齊人取我濟西田及宣公事齊人經則書齊人歸我濟西田哀公之時齊人嘗取我謹及闡及魯睦于齊經則書齊人歸謹及闡若以此歸田之功自夫子則濟西之歸謹闡之歸誰之力乎嗚呼自聖人沒三傳妄設事實亂經者十八九子非好為臆說以毀聖人之功蓋惡其害經夫實耳

孔子隳三都

定公十二年春秋書曰夏叔孫州仇帥師隳郕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隳費冬公圍成說者曰孔子為大司寇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公山弗擾以費畔將隳成公飲處父以成叛蓋左氏先為此說而公羊附益之司馬遷又取而記之借使孔子用事三事信如公羊之說則隳三都者自三家之意何用叔孫州仇帥師而後隳郕季孫仲



孫帥師而後墮費公又自圍成乎三家必自帥師以墮私邑則非三家樂為之可知既非三家樂為之則非夫子之謀行乎三家可知豈有聖人見任於定公見信於三家尚能使之墮私邑而不能振國之綱紀乎

哀公

春秋曷終於獲麟

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注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主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與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祚固所以為終也

雜辨

子貢未可言春秋

經書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此聖人愛禮之意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則子貢之智未可以言春秋也

子路未可見春秋

經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此聖人之正名天意也子路曰子

之迂也矣其正是子路之智未可以見春秋也

游夏不能措一辭

孔子作春秋萬有八千言當時門人已不知春秋意語云文學則子游子夏至於春秋不能措一辭

公穀不能盡其意

六經皆出孔子之筆然詩書止於刪禮樂止於定易止於繫春秋特見聖人之作褒貶當時國君世臣無位而行誅賞明示天子之法於天下也故其辭危其旨遠其義微雖左氏公羊氏穀梁氏或親孔子或去孔子未遠亦不能盡得聖人之意

諸儒不能至其蘊

諸儒董仲舒劉向晉杜預唐孔穎達雖探討甚勤終不能至春秋之蘊六經詩易春秋為深詩有文武之政周召之迹列國之風卜商之說易有伏羲文王之叙推之差易明放之差易見獨春秋專出孔子之筆故曰君子之於春秋終身而已矣

並祖



三傳總論

三傳何以並行

陳岳曰聖人之道以春秋而高聖人之文以春秋而高聖人之文以春秋而微聖人之旨以春秋而奧入室之徒既無演釋故後之學者多失其實是致三家之傳並行於後俱立學官焉噫絕筆之後歷戰國之艱桎經暴秦之焚蕩大漢初興未暇崇儒術至武帝方設制策延天下英雋有董仲舒應識記而通春秋仲舒識曰後代而仲舒所業唯公平傳仲舒既歿則有劉向父子向受業穀梁歆業左氏左氏之道假歆而振自斯學者愈茂欲存左氏而廢公穀則西漢鴻儒何焉欲存公穀而廢左氏則立明與聖人同代是以皆各專一傳

辨三傳聞見同異或謂立明授經於仲尼豈其然歟苟親受之經則當橫經請問研究深微間不容髮矣安得時有繆誤致二傳往々出其表邪蓋業左氏者以二傳為證以斯為證謂與聖人同時接其聞見可也謂其親受之經則非矣聞不如見見不如受立明得非見歟

公羊穀梁得非聞歟故左氏多長穀梁多短然同異之理十之六七也

辨左氏與二傳不同經者本根也傳者枝葉也本根正則枝葉固正矣本根非則枝葉曷附焉矧公羊穀梁第直釋經義而已無他蔓延苟經義是則傳文亦從而是矣經義非則傳文亦從而非矣左氏釋經義之外復廣記當時之事備文當時之辭與二傳不類

膏肓發疾墨守之辨

鄭元何休賈逵伏虔范甯杜元凱皆深於春秋者也而不獲糠蕩糝更糗扞莠撥其精實附於麟經第各釀其短互闢其長是非千種惑亂微旨其弊由各執一家之學學左氏者則訾公谷學公谷者則詆左氏乃有膏肓發疾墨守之辨設焉謂之膏肓者則莫不彌留矣亡一可破以藥石者也謂之墨守則莫不堅勁矣亡一可攻以利者也

隱公

三傳言二王同異



隱元年春王正月左氏謂周平王公羊謂周文王穀梁謂周平王

辨左氏穀梁皆其實春秋所以重一統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正王道之大範也廼以月次正正次王王次春春次年元斯五者編年紀事之綱領也故書王以統之在乎尊天子卑諸侯正并黜垂勸懲作一王法為萬代規俾其禮樂征伐不專於諸侯也故用隱之元統平之春存平之正得不書乎王歟苟曰周書始命之王則二年復書何王必不然也平王明矣斯公羊之短左氏穀梁得其實矣

三傳言隱即位不同

隱元年書即位左氏謂居攝也公羊謂成公正威之意穀梁謂隱避非正也

辨左氏公羊得其實夫遜者君臣之大節也苟不失其正則聖人必重之春秋必辯之穀梁謂非正豈微旨歟隱之遜非徒為威蓋成先君歸仲子之意春秋實記父之日月也日月之聖昭昭然非遜國之賢君曷以君其首哉居斯之首與居諸史之首則正創業之主斯之

首則聖人特筆之以冠十二公矣如定易非乾象無以冠之七十傳非夷齊無以冠之三千子非顏閔無以冠之又春秋正威母之喪不正隱母之喪威母書天人薨隱母書君氏卒斯皆正隱讓之明言而聖人崇謙遜之風戒僭亂之俗成王化之本也左氏公羊得其實穀梁之短矣

成公

謂三傳言書王不同

元年書王左氏通謂之魯用周曆故書王苟失不班曆則不書公羊無傳穀梁謂滅弒立以為無主之道故不書

辨穀梁傳經之短春秋歲首必書王者聖人大一統也書王必次春書正必次正謂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王稟於春正稟於王以載行事以立網紀網紀立而後條貫舉條貫舉而後褒貶作褒貶作而後君君臣臣父子子之道定是以凡書王皆用周之班曆或不失班曆則不書以明上尊天子下卑諸侯以正王道也苟不



班曆而不書王則并正去之雖是月有事第書其事而無其正何者  
王既不書正將奚附焉班曆而書王則併正在焉雖是無事亦書空  
正月以紀之何者王既書之正宜在焉自始正末無毫釐之差穀梁  
謂威篡立以為無主之道故不書王去聖人之旨遠矣斯穀梁之短  
公羊無辭左氏得其實

三傳言蒸不同

相八年正月乙卯蒸五月丁丑蒸左氏曰春即夏之仲月非過時而書  
公羊曰譏亟也穀梁曰蒸冬事而春興之志不敬也

辨左氏言得其旨凡郊祀各有其時苟得其時則國之常禮國之常  
禮則不書之於用也夫所書者或志其過時或刺其失禮皆非徒然  
故啓蟄則郊之時也龍見則雩之時也始殺則嘗之時也閉蟄則蒸  
之時也周之建子為歲首夏以建寅為歲首天啓蟄者則夏之春周  
之夏也龍見者則夏之夏周之秋也始殺者則夏之秋周之冬也閉  
蟄者則夏之冬周之春也春秋用周正以建子為歲首書正月蒸則

夏閉蟄而蒸得其時矣既得其時則是國之常禮其何以書之書之  
者為五月復蒸也五月復蒸一則失其時二則失其禮正月蒸正也  
五月蒸不正也書其正以譏其不正左氏謂非過時而書得其旨公  
羊謂譏亟近之穀梁謂冬事春興遠矣

莊公

三傳言不書即位不同

元年不書即位左氏曰文姜出故也公羊曰繼弒君不言即位穀梁曰  
先君不以其道終故不言即位

辨公穀不得經旨春秋十二公惟隱莊閔僖不書即位蓋聖人因舊  
史之文無他旨隱以遜威居攝莊以父弒母出僖閔國危身出復入  
不備禮即位故不書公穀謂繼弒君不言即位則威繼隱之弒君即  
位何也又稽定公先君薨於乾谿六月癸卯喪至句其月戊辰即位  
春秋以是書之蓋備禮則書明矣左氏得其旨

三傳言築館異同



元年秋築王繼之館于冬左氏曰得禮之變公羊曰非禮穀梁與公羊同

辨左氏穀梁得其旨聖人修述惟重其禮法得其宜則書以是之非其宜則書以刺之有循常而書者有變文之而書者循常而書如戰伐災異之類是也變文而書如君氏六十大去其國之類是也循常而書者史冊之舊文也變文而書者聖人之新意斯築于外是書莊公變禮得其宜聖人變文示其法也何天子之女下嫁於諸侯則同於諸侯之禮而天子使姬伯遺王子子齊以魯為主公與齊襄有不同天之讎文公方在諒闇不宜行吉禮于廟以齊之強以王之尊大義難距迺築館于外上不失尊周之儀中不失敬齊之體下不失居喪之節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誤

三傳言錫命不同

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左氏曰追命桓公褒稱其德公羊曰追命加貶也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非正也

辨公羊之說為當折衷曰褒有德賞有功繼不服賁不臣斯四者聖人筆削之旨也苟有德可褒有功可賞生賜之不及則死錫之何爽苟無德可褒無功可賞雖生而錫之亦非知其死乎吁春秋十二公唯桓之罪大桓始以篡弒不義而立終以帷薄不修而薨石人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桓既不能正其初又不能護其末其畏何如哉天王之錫曷為而來錫春秋經書天王之命生而賜之唯文成二公死而錫之唯桓公而已苟曰加貶則不宜備禮而書為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則於文無所貶稽其旨諸侯強王室弱雖生賜死錫皆非有賞功褒德之實第務其姑息而已聖人多存內諱內弒君猶不書詎肯筆削錫命歟左氏第曰褒德未盡其旨穀梁謂無來錫命近之公羊曰加貶矣得其實

三傳言書狩不同

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左氏曰與微者狩失禮可知也公羊曰禚人諱與讎狩穀梁曰人齊侯者畢公也畢公不復讎而刺釋怨也



辨穀梁之說為近凡戰伐盟會苟君臣不敵則必耻之矧其狩乎狩者非大於戰伐盟會也戰伐盟會者不得已而為之狩者在我而已苟公自狩於境內則為人事也越境與齊狩則非人事也既非人事則必齊侯召公同狩公不肯自與齊之微者狩也苟是與微者狩則必為魯諱當書及齊人狩于禚不曰公矣如文二年書及晉麇父盟也噫人齊侯者蓋刺公也刺其非王事而與不同天之讎狩斯穀梁近之左氏公羊俱誤

三傳言書及不同

九年八月壬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杜曰不稱公戰公敗諱之公曰內不言敗何伐敗也謂自誇大以取敗也穀曰不言公者在君內之卑者也

辨杜氏獨得其旨陳曰敗績義在桓十年來戰論中明矣第評書及而已凡公自伐曰公伐某國如莊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遺大夫伐則曰某伐某國如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與諸伐公不與謀則曰會某

師伐某國如桓十六年公會宋書伐鄭公與謀則曰公及某師伐某國如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鄭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或敗績第曰及如僖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或使微者不列於春秋亦第曰及桓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斯書及者是敗績諱之明矣杜得其音

三傳言桓盟不同

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左氏不以不日為例公羊曰桓盟不日信之也穀梁曰不日信桓也

辨左氏獨得其實折衷曰公穀以桓盟不書曰謂齊桓公言著於諸

侯桓盟皆不曰究其微旨殊不然春秋書內事或繫日或繫月或繫時內事繫日如書卒葬嫁娶大灾異如常星不見日食之類是也內事繫月如書

蒸嘗雩望是也內事繫時如書蒐狩土功是也外事第從赴告而已盟會外事也赴以日則不日斯桓之盟不日者不赴以日也苟曰桓

盟不日齊桓是九年立二十一年方會諸侯十五年方伯至僖十七年卒桓方伯之際亦有書日者



桓既卒之後復有不書日者方伯之際書日則莊二十二年防之盟  
二十三年扈之盟閔元年落姑之盟僖元年葵丘之盟是也既卒之  
後不書日則僖二十八年溫之盟二十九年翟泉之盟文二年垂隴  
之盟宣七年黑壤之盟城十八年虛打之盟是也聊舉大者以明之  
則知明會不以月為義例定矣斯左氏得其實公穀皆誤  
**辨穀梁之說為得**陳曰春秋凡書內事卒葬嫁娶災異則繫日蒸嘗  
零望則繫月蒐狩田則繫時外事從赴告不告日則不書日桓之盟  
不日不赴以日也左穀盟濟桓信著諸侯桓盟皆不日若然則莊二  
十二年防之盟僖九年葵丘之盟皆方伯之際何又書日既卒後僖  
二十八年溫之盟宣七年黑壤之盟何又不書日也聊舉大者以觀  
之則知盟會不以日為例穀得之也

三傳言來聘不同

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左曰始結陳好嘉之故不名公曰字者  
敬老穀曰不名者太子之命大夫也

**辨左氏獨得其旨**折衷曰凡升絀之體唯在爵氏名字而已朝聘之  
使苟循常禮無升絀名氏如衛侯使甯俞來聘苟有可嘉字以貴之  
如齊仲孫來雖天子之使苟可嘉亦嘉之可絀亦無所避如天王使  
南季來聘故字之宰咺歸故貶名之左謂結陳好嘉之得其旨

三傳言用牲不同

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左曰非常禮也公曰于社禮也于  
門非禮也穀曰既成鼓以駭衆用牲可以

**辨公羊穀梁之非**折衷曰凡書災異多矣大則日月之責小則水旱  
之災夫陽正之月陰氣未作不宜侵陽苟月掩日則臣掩君之象是  
以伐鼓用幣正陽既過則一陰生為災輕也故日食不伐鼓用幣矣  
得禮之正也如水旱之災則國之常不繫於君臣逆順故但書記其  
為災而已斯伐鼓用幣者譏其非常也左得其旨

閔公

三傳言仲孫來不同



元年齊仲孫來左氏曰齊仲湫來省難公羊曰慶也繫之齊外之也穀梁曰不曰慶父疎之也

**辨左氏言得其實**折衷曰春秋弑君之賊多矣聖人其不書其名而懲之未有隱其名而外之者也慶父前年弑子般而出于齊猶書曰公子慶父如齊後年弑閔公而莽莒亦書曰公子慶父出奔莒出既顯書入豈外之必不然也又凡公出則書如歸必書至大夫出則書如歸則不書斯言聖人之體例也如公子文如陳公子遂如齊公孫敖如晉是也第書去而不書來慶父安得獨書來公穀不原其理但曰齊無仲孫魯有仲孫故曰慶父外大夫氏族豈有定耶豈盡著於春秋耶如齊曰賓媚入秦曰西乞術胡可謂齊無賓媚入謂秦見西乞術耶因其事則顯因其事不顯者衆矣三傳不知齊仲孫之氏族而謂之魯慶父穿鑿矣丘明通見舊史而曰仲孫湫來省難歸曰慶父不除魯難未已又曰猶兼周禮未可動成君其務寧魯難當是時慶父弑二君國幾立為非仲孫湫語之於齊桓桓取魯如左右

手故曰齊桓存二亡國以屬諸侯則魯與邢衛也是以貴湫而書其字斯左氏得其實

僖公

三傳言乞盟不同

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盟于洮鄭伯乞盟左氏曰乞盟者鄭未服不與會故別言乞盟也穀梁曰其君之子者國人不子也

**辨公穀之言失其實**折衷曰公羊嫌與弑君同故稱先君公子吁申生死重耳夷吾奔既而獻公卒廼立奚齊是獻公之素志奚齊立則其君也里克殺之是弑其君也何謂嫌與弑君同歟苟不奚齊為君則來年曷以書里克殺其君卓卓與奚齊得無同乎是非有嫌明矣穀梁謂國人不子而稱其君之子益誤矣稽其旨凡先君未葬其嗣子不稱君不稱爵既葬而君之爵之故齊之弑先君未葬也故稱其君之子卓子之弑獻公已葬故稱其君卓斯左氏得其實

文公



三傳言不雨不同

十三年故書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左氏曰五穀猶可收公羊曰記異穀梁曰歷時而言之文不憂雨也

辨三傳俱失其實折衷曰聖人之文苟異于常則必有旨常文者史冊之舊文也異于常者筆削之微旨也斯文異于常矣凡旱之為灾多繫於夏如竟夏不雨則為灾矣故書旱之常文曰夏大旱是竟夏不雨書為灾也有旨之文則弗然如僖三年書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是旱不竟夏書不為灾也不曰不為灾異第書六月雨則不為灾可知矣斯書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歷四時而言之又夏在其中則為灾可知矣故不復曰大旱苟亦曰夏大旱則嫌聯春冬之不雨苟備書歷四時不雨而更曰大旱則嫌文之繁斯聖人之旨書早明矣如書螽蟃有蜮有蜚不曰為灾而灾可知也三家俱失其實折衷得其旨

三傳言宋楚平不同

十五年宋人及楚平左氏曰宋人及楚平公羊曰宋人及楚人平穀梁曰宋人及楚平俱賤也

辨公羊之說為誤折衷曰春秋襄公與楚爭伯故相攻伐至斯方已宋楚皆大國非有内外也非有升降也雖曰楚非中國自入春秋久矣凡書盟會戰伐皆與中國等公羊意謂曷以人宋而不人楚苟人之則宜俱人之苟國之則宜俱國之稽其體例凡盟會戰伐君在不稱君而稱人則賤也大夫在不稱大夫而稱人亦賤也苟非戰伐盟會第書其國則一稱君一稱臣是為升絀一曰大夫一曰人亦為升絀苟非此例則以國敵國人不為升絀矧宋楚之平亦何所絀歟聖人以其不繫升絀苟曰宋人及楚楚平則為文之繁故簡而書之斯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誤

成公

三傳言丘甲不同

元年作丘甲左氏曰譏重欽公羊曰譏始使也穀梁曰使四人皆作甲



辨左氏實得其旨折衷曰穀梁謂士農工商為一丘今丘作甲是使  
四人皆作甲以為非正奚見之淺歟公羊謂四丘為甸上出甲士三  
人今乃使一丘之地出甲士斯近之亦未盡其旨噫苟如是二說則  
必書曰丘出甲必不曰作丘甲也究其旨謂之丘甲者丘則賦之本  
名加之以甲則賦之總號非獨為出甲矣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  
四邑為丘丘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斯丘則魯賦之本名也四丘為甸  
甸六十四井出長車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此甸所賦今使丘出之故曰丘甲左氏謂譏重歛得其旨

三傳言歸汶陽田不同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左氏曰使來語魯使還齊  
也公羊曰齊我使歸之也穀梁曰緣詞也不使魯制命於我也

辨左氏穀梁得其實折衷曰汶陽者本魯之田而齊取之成二年鞏  
之戰齊師敗績齊使國佐于晉紀獻玉石與地以和之晉使齊歸我  
汶陽之田至斯齊晉未有釁隙齊復求汶陽于晉晉復使我還齊者

曰脅我使歸之則必書曰晉侯使韓穿來歸汶陽之田于齊矣而曰  
來言汶陽之田非脅之明矣窮其旨是和好之言使我徐徐自歸於  
齊不使齊魯復有怨隙然考其情不無臨制聽其言則宛且遜聖人  
為魯故不書其情而書其言斯左氏穀梁得其實公羊之誤

三傳言書卜郊不同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杜曰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公羊  
曰不免牲故曰不從郊也穀曰五卜強也

辨杜氏獨得其旨折衷曰春秋常祀不書郊常祀也書之或以非時  
非禮不苟然也凡禮不卜常祀五卜郊非禮也中謂不免牲故曰乃  
不郊以其僖三十一年襄七年書乃免牲不曰乃不郊故也噫乃免  
牲與不郊其文雖殊其旨無異書乃不郊則是乃免牲也聖人互文  
非有別也是以二書乃免牲二書乃不郊宣二年襄十年杜得之二傳  
皆誤

襄公



三傳言城祀不同

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祀左氏曰晉平公杞出也乃治祀公羊曰善其臣王者之後穀梁曰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大夫相帥以城之變之正也

辨公穀俱不足取折衷曰夫伯主之於諸侯雖曰先姬姓而後異姓然於正較之道第同盟而其尊王室則異姓亦無碍矣苟不同盟而不尊王室則姬姓亦有嫌焉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皆伯主帥諸侯而城矣齊桓公城緣陵得非遷杞耶奚齊桓城杞而無詞晉平城杞而異論故聖人以常文而書之無譏無刺非絀也公羊穀梁俱不足取左氏以杞無事而晉以外族之故帥諸侯而城之載鄭子太叔與衛太叔儀之言曰不恤宗周之闕而夏隸是存所謂廣記當時之事然於經之傳斯得其實矣

昭公

三傳言書雩不同

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左氏曰秋書再雩旱是也公羊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者季氏也穀梁曰有繼之詞也

辨公羊之說甚遠折衷曰春秋不書常祭其或書之名有旨或為過時而書或非禮而書唯書雩數矣以多為過時斯書上辛之雩非為過時也非為非禮也是正雩之時也何者龍見而雩雩用夏夏之仲月斯書周之七月則夏之仲月也故曰正雩之時常祭不書正雩得非常祭歟曷以書之書之者為季辛又雩也亦猶書正月蒸五月復蒸正月正也五月蒸不正也書其正以譏其不正斯主辛雩正也季辛又雩旱甚也書其正以明其旱是復雩也左氏得其旨穀梁謂有繼之詞近之公羊謂聚衆以逐季氏遠矣

定公

三傳言定無正始不同

元年春王杜曰公之始年不書正月公即位六月公曰定何以無正



公即位後也穀曰定無正始也昭無正終也

辨左氏獨得其旨折衷曰春秋諸公即位之歲有書即位者有不書即位者然皆備五始以謹其始唯定公即位第書定元年春王而不書正月三家以是之互苟曰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則隱無正終桓曷以書正始桓莊僖閔亦然奚皆書之故其旨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薨于乾侯定公正月不即位者喪未歸也至六月癸亥公之喪至是月癸巳公方書即位所以不書正月公即位六月也杜得其旨

三傳言齊人歸田不同

十年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左氏曰孔子受盟請反汶陽之田公羊曰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來歸之穀梁曰罷會齊人使偃俳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罪當死乃使殺之齊人為是歸之

辨左氏獨得其旨折衷曰齊魯甥舅之國代為婚姻時或侵或伐或平或隙靡有所定故上書春及齊平次書夏公會齊侯于夾谷終書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是二國平和之後會于夾谷齊侯使萊人

以兵劫公尼父以退公以大義沮之曰於德為愆義以人為失禮若必不然齊人聞遽辟之乃盟曰齊師出境不以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尼父曰不反汶陽之田吾以俱命者亦如之故齊人來歸所侵之田噫齊強國也魯強國也以力爭之不可也以勢竟之不可也唯可以義服之以言折之聖人用是而齊詎其謀反其田斯左氏得其旨公羊穀梁皆短

三傳言五月郊不同

十五年五月辛亥郊左氏曰書過也公羊曰三卜之後遇吉所以五月郊也穀梁曰畿不時也

辨公羊之說為短折衷曰凡郊祀卜牛禮也卜郊非禮也何者牛可改郊不可改也牛苟不吉則改之苟有傷則改之郊必其時也先亦非禮也過亦非禮也以不卜者不可改故也苟卜必書之何者刺其非禮也苟過時必書之何者亦刺其非禮也公羊謂三卜遇吉所以五月郊設三卜胡不書之如成十年書五卜襄七年書三卜郊襄十



一年書四卜郊而第書辛亥郊歟斯誤矣稽其旨上書饑鼠食郊牛  
牛死改卜牛書五月辛亥郊書改卜牛正也書五月郊不正也是刺  
不特而非禮明矣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短

哀公

三傳言用田賦不同

十二年春用田賦杜曰兵賦之法因其田賦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歆  
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公曰軍賦十年不過一乘今復用  
田賦過十一也穀與杜同

辨杜氏穀梁之得折衷曰春秋常賦不書苟書之必譏其重歛也復  
書用田賦可知其害人矣謂作者不宜作謂用者不宜用皆聖人之  
微文也自作丘甲之後已破十一之稅矣田賦軍賦本通出馬一匹  
牛三頭今別為田明矣杜氏穀梁得其旨

三傳言獲麟不同

十四年西狩獲麟左氏曰獲麟者仁獸聖王之瑞公羊曰非中國之獸

穀梁曰不外麟於中國也

辨公羊穀梁之短折衷曰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斯麟者瑞也曷以  
書之者非為祥瑞而書以聖人感麟致而書也夫言祥瑞豈限中國  
四夷歟苟以非中國之物而為瑞則西域獻吉光獸之類皆原為瑞  
必不然矣蓋取其隱見不常天下有道則至為瑞明矣然公羊曰類  
回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余西狩獲麟為仲尼之應顏回  
子則聖人重愛之弟子也聞其死曰天喪予者皆痛惜之辭安可  
獲麟為北麟鳳則王者之瑞既出無其應聖人廼感麟而起以修  
春秋麟出既非為已春秋修亦非為已蓋懲惡勸善為百玉之法如  
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斯皆為周德之衰無明王之應非為  
已也孟軻謂仲尼之道高於堯舜何道窮之有左氏得其實公羊穀  
梁之短



群書考索卷十三

# 群書考索卷十三

續集

山堂先主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訓導袁賓校正

○諸史門

史記

馬遷之書能盡壞夫人之心

讀其文詞辨麗奇偉而縱橫談說慷慨節俠讓臂於征伐之間者皆盡壞豪傑之太半矣夫至言大道不足以辨麗奇偉而辨麗奇偉必出於小道異端然則遷之得失盡見於此矣其叙述秦始皇漢武帝巡遊封禪窮奢極欲與其盡變先王之政以開貨利之門者本以示譏耳然後世皆即其術而用之與夫戰國秦楚之事皆天下之人所資取以為不肖者然則述作之大義夫豈易哉後世病史之難以為不幸無遷固之才是類出遷固下矣葉學士進卷

群書考索卷十三



進奸雄羞貧賤有激而云

班固贊司馬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先黃老而後六經求古今縉紳先生之論尚或有之至於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勢利而羞貧賤則非閭里至愚極陋之人不至是也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有激而云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揚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合則渾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為本六經之教於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為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方漢武用法刻深急於功利大臣一言不合輒下吏就誅有罪當刑得以貨自贖因而補官者有焉於是朝廷皆以媮合苟免為事而天下皆以竊資殖貨為風遷之遭李陵禍也家貨無財賄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以陷腐刑其憤懣不平之氣無所發泄乃一切寓

之於書故其序游俠也稱昔虞舜窘於井廬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巖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阨於陳蔡蓋遷自况也又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耶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蓋言當世號為修行仁義者皆畏避自保莫肯急於人之難曾匹夫之不若也其述貨殖也稱秦皇令烏氏保此封君與列臣朝請以巴蜀寡婦清為正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蓋以譏孝武也又云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蓋遷自傷砥節礪行特以貧故不免於刑戮也以此言之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勢利而羞貧賤豈非有激而云哉秦准海文

載子貢游說五國之事為非

嘗讀司馬氏史孔子弟子傳乃以為齊將伐魯而孔子私于父母之國使子貢游說於外有凡十年存魯亂齊亡吳伯越而強晉子貢一出而五國皆有變細觀其所以說之辭則殊淺陋闊誕又非有策畫可以動五國嗚呼聖賢而肯為耶遷有史才而不入於道又其著書多采戰國



策楚漢春秋以傳其辭意其六國楚漢之間有僻士者戲弄文墨附著之孔子子貢以為小說而耀世迹其所從則童子可以不惑而司馬氏輒為之信尚而收採之歟五國之變亂其事皆載於左氏傳未聞孔子子貢之為之也孔子雖欲苟全丘墓之國使數國之民皆死於兵乎李臣汝水鈞翁文

不當論商鞅桑弘羊之功

吾以謂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奸雄特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東坡論

龜策不當謂之傳

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惟人而已矣至於龜策異物不類宵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恠乎且龜策所記全為志體句若

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通

馬遷不當目項羽為王

昔夫子修春秋吳楚稱王而仍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為前修之措式也馬遷撰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此則真偽莫分為後來所惑者也通

辨葛洪論馬遷紀傳之非

如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為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案史之所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尋遷之馳騫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惟首陽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世死於漢日而乃升諸傳首庸謂有情今攷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常也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為傳始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同在一科而乃異其篇目分為數卷也又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為世家既云無據項羽



之稱本紀何必有憑必謂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違凡例志存激切  
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退處士此之乘刺復何為乎歟  
夷齊而上賢臣尤多列傳不當以齊夷為首

子長著史記也馳驚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臯陶伊尹傳說仲山甫  
之流並列經傳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跡居多蓋各採而編之為列傳  
之首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通史

述史記本末

自魯有史記以後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  
終乎秦末號曰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後七雄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  
策三十三篇漢興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公  
司馬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  
語刪世本戰國策攬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麟趾作十二本紀  
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謂之史記元成間會稽褚  
先生更補其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等傳其龜策日者辭多

鄙陋非遷本意也晉散騎常侍譙周以遷書周秦以上或采百家諸子  
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其謬今與史記  
並行於代史通說

馬遷去取無據

太史公擬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其本書以為  
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按論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官重加編勒祇覺  
繁費如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錄實杜異聞夫以可除而  
不除宜取而不取以茲著述未觀其義矣他時結糾哂之豈不宜哉。  
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政事至於貨殖  
為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缺與史記入

遷非有意於明道亦非有意於譏刺

太史公作史記其意似不偶然者考其自叙首尾凡三度愚切疑焉公  
本以論著自任始言孔子至于今有能紹而明者本易傳繼春秋本詩



書禮樂之作小子何敢辭焉至若與任安書其言深憤蠶室之辱乃曰  
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而作離騷幾百餘言蓋  
意有鬱結而不得通思垂空言以自見即此以觀公之此言與前相反  
一再矣然則公之意果安在哉以謂有意於譏刺耶則漢尚翼老武帝專  
儒何自知不明而僭聖作經哉謂有意於明道耶公於漢未得為醇  
以勢利用人而先黃老崇勢利如此類者不可勝數安得有所譏刺哉  
若曰有所感憤而作則史策萬代之傳豈容感憤為之哉公言草創未  
就適會此禍又以先人史談之言欲無廢天下豈有戮辱而後作哉以  
此參考未知太史公之意何在愚以謂不可泥太史公之言當採太史  
公之心也不過痛憤道不克行於時而惟恐身沒之後為無聞人也乃  
曰孔子嘗以不用於時而作春秋後之知孔子不在乎他由五經春秋  
以知之也於是遷於述作之際出此言以見其意而已觀其自叙首尾  
及答任安書詞不同而意則一也

分紀傳世家書表皆有深意

本紀者天下之統也世家者一國之紀也列傳者一人之事也書者制  
度沿革之大端表者興亡理亂之大畧也必謂紀者帝王行事之稱則  
秦之未并天下何以為紀謂世家者諸侯族系之稱則蕭曹之徒何以  
為世家謂列傳者非王侯之稱則韓彭英盧之建國何以降之傳故夫  
紀之述王者世家之述諸侯傳之述卿大夫固其大法也而書法之權  
度不可以此拘也本紀謂之帝紀此自班書始耳子長特以其事之繫  
於天下則謂之紀故秦可紀也項氏可紀也雖呂氏亦可紀也始皇已  
并六國則事異於前不可以商周之例拘也其贊羽曰號為伯玉政由  
已世是時漢未得天下雖紀項羽可也其贊高后紀曰孝惠高后之時  
制政不出房門則君道不立雖削孝惠可也削去世家此亦自班書始  
耳子長特以其事之有大於列傳則繫之世家故夫子以聖陳涉以首  
事何參良平以勲賢皆得繫焉夫子在周則臣道也子路為臣則有嫌  
於名分在後世則師道也齊之列傳則幾無異於諸子故特別之其義  
精矣陳涉事雖微淺而子長之自序曰夏商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



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陳涉發難則其所繫者大雖世家可也蕭曹  
良平與功臣位俱通侯而勲烈冠於群后皆漢家社稷之臣則其所繫  
者大雖世家可也至於列傳之中貴穿錯綜尤有深意管晏同伯者之  
佐老韓同異端之學則合之而為一莊周學於老氏申不害同於韓氏  
則附之於其下孟荀與淳于之徒俱在齊國雖同列於傳獨以孟荀冠  
之篇首其尊之也至矣賈誼附於屈原鄒陽附於魯仲連太伯首於世  
家伯夷首於列傳吳與淮南不使與荆燕俱列信布之徒不使與蕭曹  
同功至若酷吏佞幸日者龜策滑稽貨殖游俠之傳皆為當世發也○  
如本紀世家之中凡天下有大事必特紀之若是歲齊威始伯是歲孔  
子相魯之類皆錯見於諸國之中此紀大事之法也紀列國之世家以  
封國之先後為次先姬姓而後異姓先舊國而後僭竊之國叙傳之中  
抑揚感槩每致意於聖賢之後此記列國之法也不寧惟是三代世表  
所以觀百世之本支也諸侯年表斷自共和所以觀世變之升降也秦  
楚月表上尊義帝而漢君其中所以明大義也將相年表上繫大事之

記所以明職分也平準一書所以著征利之害封禪一書所以著求仙  
之詐也後世史氏之紀傳表志其規模制度有髮髯於是者哉並林省  
元鼎書

議論

班固論馬遷先黃老崇勢利固之言為非

若夫班孟堅論其是非頗謬於聖人又有可言者先黃老者史談之意  
也子長以老子與韓非同傳豈先黃老者哉世降俗薄見利則逝而遊  
俠巨室猶有拯急之風子長負豪邁之高氣若將噓海岱而出雲雨亦  
豈崇勢利者哉惟其鬱鬱憤嘆有不能平於心凡感時觸事輒發卷而  
太息故其意氣豪放多跌蕩於法度之外而班氏乃責之以聖人之是  
非不知夫人之學問苟未至於知道則是非權衡安能無謬於聖人子  
長之過固多矣班氏之過不愈多乎子長如天馬駿足步驟不凡不肯  
少就於籠絡固非駑駘之敢望而馳騁中節則未也使其少就籠絡導  
轍而行豈可得哉前人

馬遷不當採次異聞以為傳



堯舜相繼二百餘年書之所紀者十一篇今其存者二篇而已堯舜之  
大法既已盡見於二篇之中然則果不欲其詳也太史遷不能知聖人  
之意而紛然記之為奇以誇天下者何耶遷出秦人之後諸侯之史皆  
已燔滅而不可見者猶傳會群書採次異聞如此其多使遷如聖人盡  
見上世之書籍術其博而不能窮將如之何耶自遷發其端而劉向盡  
求而叙之異端之學遂以大肆於後聖人之道相亂嗚呼豈非遷之罪

耶葉學士  
進奏

史記體之失撰錄之煩

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致而  
胡越相遼叙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者為其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  
聚舊記時補雜言謂採國語世本戰國策故使覽之者言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  
撰錄之煩者也史通

五帝紀世次顛錯

馬遷作五紀必欲其世系皆出於一且以黃帝二世而得顛帝三世而

得高辛四世而得帝堯此其說猶有可考者乃若堯之於舜固已黃帝  
之八世矣及舜之傳禹則又其四世之祖為夫史遷之作史古人謂之  
善叙事今考其五帝世次而又顛錯如此蓋遷之失在於好奇是以其  
說有時而自戾矣夫五帝之世次學者不得見之於聖人之經及考之  
於史又顛錯如此學者安得稽焉歐陽脩

律書伯夷傳皆有深意

吾嘗讀律書見其所載人民樂業自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井遊遨嬉  
戲如小兒狀伯夷傳首載箕山許由冢及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二語  
似若文義皆疾不相統屬及嘗推究其意則知遷筆力誠闕深高古與  
夫世俗綢習繆編聯拘拘比附者大不侔夫律者天地間和氣之所欲  
交通也一鄒子吹之尚能回春溫於寒谷矧夫文帝之時風俗醇厚人  
民安樂如此所謂黃鍾大族之屬井然條而不雜必不有所召乎子長  
筆之於律書政其適也伯夷首陽之節許由箕山之兆前後一也昔人  
存昌歎而思文王子長過箕山而感伯夷事有不相關而實相應者皆



是物也執鞭吾亦為之之言遷無乃有所激乎遷以一言不中而蹈極刑抑視伯夷高舉遠引不蹈塵網甚切慕之而願為之執鞭固宜由是以觀子長之史用意所向固非膚淺凡近者比也方

史記多出於後人之增益  
若夫贊司馬相如有楊雄以為靡比之賦勸百諷一等語今班史亦有此言是必班史所增後人亦以載之遷史而不鐫去也傳賈誼謂賈嘉最好學與予通書至孝昭時立為九卿說者徒見遷之已死於孝武時不及自孝昭時事不知嘉生於孝武時正與遷同時所謂通書誠有之但至孝昭時立為九卿八字安知非班固所增而後人亦以之載於遷史乎張晏以為遷史十篇有錄無書如元城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玉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禮書樂書龜策日者等傳之類則知遷史必有出於後人之所增益頗多夫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遷史非春秋安能免後人之所增益哉前

表載十三國而不數吳猶春秋待越以夷狄

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迄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爾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伯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鄆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臬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君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越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蓄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域獫狁亦或預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狄也不亦簡而明乎老泉

不當裂取六經傳紀之文

遷之辭淳健簡直足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汨亂其體五帝三王紀多尚書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鄭吳越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弓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夫尚書左傳國語之



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夫綉繒錦縠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紛之以為服則綈繒之不若遷之書無乃類是乎同上不當與父俱稱太史公

其自序曰談為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異稱也先儒反謂固歿彪之名不若遷遜美於談吾不知其遷於紀於表於書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邪此遷之失也同上

呂后不當列帝紀陳涉不當預世家春秋書姜氏會齊侯于禚說者曰婦人制政不出房門安有列國君之會婦人不可與國君會呂后何為而列帝紀乎此非遷之失乎吳會諸侯於黃池罪吳不當列於會以崛起之醜而咳然預中國之列春秋所以致其譏陳涉何人而亦世家於齊魯之列乎此非遷之失乎

左傳史記前漢書

左傳不得為有史記漢書不得為煩昔于寶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曰立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

四十年之事靡有子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又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為得史公為次孟堅為非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為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來愈煩其失彌甚者矣夫論史之煩省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畧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且必謂江明為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夢於天壓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甲此而畢書豈得謂之省耶且必謂漢書為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柏父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榻僕估寬而後關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耶由斯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從可知矣通史

劉向所著多虛偽

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通其言可謂明監者矣及自造洪範五行及新序說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造



偽辭非其識不周而才不足蓋以世人皆可欺故也

群書考索卷十三

群書考索卷十四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鄉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贛州同知蕭泗校正

○諸史門

史記前漢書

與善隱而彰懲惡直而寬

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闕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鄴食其也謀撓

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載焉

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

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知如廉頗

辨如鄴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

而息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以隱顯彰乎遷論

蘇秦稱其知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



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望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史論

固依遷之藩籬

女后臨朝異事也遷必紀匹夫倡亂異事也遷必取刺客游俠譎詐之異行也遷必傳遷紀昌而固亦紀呂固好同乎遷也遷取陳而固亦取陳固好同乎遷也損十表而為八增八書而志十因天官為天文以封禪為郊祀因河渠為溝洫不能自立一家依依乎遷之藩籬下此固所以不能無失也同上

遷固皆有失

自古史才為難左氏而得司馬遷下司馬遷而得班固至於范曄陳壽之徒又為班馬之亞其才如鱗之差而不齊也嘗歎司馬遷如彼其才如彼其所瞻而不能深入聖人之道以為已病先黃老後六經高氣俠

重貨殖則班固既言之矣又世家孔子而不為傳使孔子與陳項爭列欲尊大聖人而反小之其所以稱夫子者識會稽之骨辨羶羊之性道梯矢之異測威僖之灾斯以為聖而已矣一何其鄙陋也及讀班氏史則與遷同其弊惜乎有史才而皆不能全也固能言遷之失而不知已之妄豈非有離婁之明而不見目睫者耶遷之自序已嘗分九流矣及固為藝文志述其餘說遂以儒者與道法陰陽名墨縱橫雜家農家分峙而齊驅且其說曰王道既微時君世主好殊方九家之術蓬蠱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嗚呼固以為儒者取合於世而已乎宜固之附竇憲而死於非義也汝水釣翁文

史記當呼漢祖為漢王漢書不當加以漢字

著魯史者不呼其上曰周王如史記者事總古今孰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多為漢王斯亦未為累也班氏既分裂史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為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欵者以歸漢為文筆自班書首為此失迄于仲豫仍踵取非積習相傳曾無先覺者矣史通



班史載陳涉事不當用遷史文皇甫謐載嚴君平事不當用班史語

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按遷之言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即如是豈陳氏苗裔作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漢書又云嚴君平既平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士安年代垂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之習焉其非既如彼謐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是乎詞

史記不當以無恤為賢漢書不當以韓信為賢

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為先禮遜君本至如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傳犬豕不若為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按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墮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如淮陰初在側微隨業無行復居榮貴滿盈速禍羨其善將呼為才畧則可矣必以賢為目不其謬乎並史通

言簡而意盡

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其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為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同上

遷未為全得固亦未可非

逮史漢繼作踵武相承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復遷然此二書雖互有脩短迥聞得失而大抵同風可為連類張晏云遷歿後亡龜策日者傳諸先生補其所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按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震澤見阮遂匿空而出宣尼既殂門人推奉有若其言為鄙又甚於茲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執思商確漢史雅董班才惟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振編高后按弘非劉氏而竊養漢宮持天下無主呂宗稱制故替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雞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為孺子史刊攝政之年厲亡流彘曆紀共和之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式尊曩例殊合事宜豈謂維濟發於巧心反受唾於拙目也並史通



按劉氏初與書惟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專及此書譬夫行不由徑出不由戶未之聞也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酈生之初謂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非惟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又韓五名信都而輒去都留信用使稱其名姓令與淮陰不別班氏一准太史曾無也張靜言思之深所未孚同

太史公諸表為是班固古今人表為非

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叙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祭紆以相屬編字戩習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大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寸之中鴈行有叙使讀者閱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知班氏之古今人表者唯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為務爾既非國家述龍表祿位相承而亦復界重行極書細字此於他表殆非其類歟蓋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悒而不去則宜以志各篇始自上上終于下下並當明為標榜顯列科條以種類為篇章持優劣為次第

遷固易也而處本無遷劣

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斯言為是乎曰不然按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宗周年代雖存事跡殊畧至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遷雖叙三千年事其間詳備者惟漢興之十餘載而已其省也如彼其煩也則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班書全取記仍去其日者倉公等傳以為其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遷固易地而處撰成其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氏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耶同

史記前後漢書

三史載虛文為非

馬卿之子虛上林楊雄之甘泉羽獵班固西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設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通

互相譏誚



固幾遷失而固亦未為得嗾譏固失而嗾益甚至壽復爾史之才誠難矣老泉史論

前漢書

不當蹈襲遷論以足其書不當取遷推之自序

固贊漢自創業至麟趾之間襲蹈遷論以足其書者過半且褒賢貶不肖誠已意也盡已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被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傳遷推皆取其自叙胥胥然曲記其世系固於他傳豈若是之備哉彼遷推自序可也巳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上同

表書王侯號謚姓名皆有深意

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王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姓則加其姓於首月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為二上則曰號謚名號謚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

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偽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則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以假人矣上同

固善採掇漢事充于簡冊

漢之文帝號為極盛非有高識誰能紀據唐柳宗元謂漢風雅敷施天下自天子至于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孟堅後其尤者充于簡策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焉

陳季雅傳

孺子不當書於本傳

况神聖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五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覩求之正朔不亦厚誣上同不當以嚴延年正子貢冉有

又云嚴延年精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



吏列號屠伯而此孔門達者豈其倫哉

漢書做史記後人做漢書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編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于王莽為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自為漢書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天以書為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准子長但不為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漢已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惟東觀日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

漢書包舉一代

尚書記周事終秦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紀年不追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知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家言皆精練事甚該密

古今人表品藻失次

按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

甚高其義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奚不類於其叙哉若孔門達者類稱始

庶至於他子難為等衰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

亡鄧國今之鄧侯入下愚之上

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其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

決在未萌自可高立標格實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仁列在中庸下

流為下

陽居末

以茲為監欲誰欺乎

述漢書本末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棄而不錄其後欲向楊雄等相次撰述

迄于哀平猶名史記

足以踵前史又雄歎為衰新室設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者也於是採

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編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于王莽為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自為漢書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天以書為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准子長但不為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漢已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惟東觀日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

尚書記周事終秦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紀年不追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知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家言皆精練事甚該密

按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義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奚不類於其叙哉若孔門達者類稱始庶至於他子難為等衰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亡鄧國今之鄧侯入下愚之上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其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自可高立標格實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仁列在中庸下流為下陽居末以茲為監欲誰欺乎



其舊事傍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上下通洽為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其事未畢會有上書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收繫悉錄家書封上固弟超詣闕自陳明帝引見言固續父所作不敢改易舊書帝意乃解受詔卒業經二十餘載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固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其妹曹大家博學能文奉詔校叙又選馬融等十人從大家授讀其入表及天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融續所作而古今入表猶不類本書獻帝以固書文煩難省乃詔侍中荀悅依左氏傳體刪為漢紀三十篇其言簡要與本傳並行上同相如傳乃自叙班固不知

長卿為自叙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為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作尋因於馬揚傳末皆云遷雒之自叙如此至此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盡一其例不純矣惜哉通史觀班氏公孫弘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寂

蔑無觀持論如是其義靡聞必務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微有改易列於百官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以茲編錄不猶愈乎通史

左傳荀悅漢紀

左傳非畧吳楚漢紀非簡匈奴

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略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而貴諸夏也按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關梁不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具乎炎漢之世四海一家馬遷乘傳以求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備也况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魯邦尤為迂闊立明所錄安能備諸且必以蠻夷而圖畧也若駒支預於晉會長狄埋於魯國葛廬之辨牛鳴剡子之知烏職斯皆邊隅小國人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中國勢迫宗周爭長諸華威凌強晉而可遺之者哉又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槩夷夏皆均非是獨畧胡卿而偏詳漢室之盛既疑立明之擯吳楚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奏庸音特為足曲者也通史



荀悅漢紀

不當以班彪王命論實西漢之末

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役附入中興而輒引與前書共編者蓋序傳之常例者耳荀悅既刪畧班史勤成漢紀而彪論王命列在末篇夫以規諷隗囂冀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擢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則賓戲幽通亦與同載者矣通史

前後漢書

二史不當目更始為劉元

至如更始中興漢室光武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曆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元為目不其慢乎上同

後漢書

不當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

當漢氏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稱臣北面誠節不虧既而兵敗長安其歸鄴邑兄亡弟及曆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

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獨先不窺夫東觀秉筆容或諂於當時後來所修理當刊革者也上同

姓名既書題目又顯不當又標為列女高隱之類

尋班馬之為列傳皆具編其入姓名如行狀先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移題目於傳首歷姓名於卷中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為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則鄧禹寇恂之首當書為公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為將帥者矣觸類而長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上同

載更始事為非

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仇避難綠林名為豪傑安有貴為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附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且中興之史出於東觀或明皇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偽錄者矣通史



論之外不當復有贊

曄作東漢盡變班馬之條例贊之外又復有論以論而議其賢否然後以贊而揚之論之文如班馬之贊贊之文如商周之頌其文物礙局促無一事之精詳此曄之弊也同上

紀載多失

曄之史傳若酷吏宦者列女獨行多失其人其間尤是者董宣以節義槩之酷吏鄭眾呂強以廉明直諫槩之宦者蔡琰以忍耻事胡槩之列女李善王忱以深仁厚義槩之獨行與夫前書張湯不載於酷吏史記姚弘仇趙之徒不載於遊俠遠矣又其是非頗與聖人異論竇武何進則戒以宋襄之違天論西域則惜張蹇班勇之違佛書是欲將相苟免以為順天乎中國叛聖人以奉戒神乎此曄之失也

# 群書考索卷十四

續集



程